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 第一回 穿雲燕盜走珍珠冠 賽活猴巧遇風雲俠

大宋徽宗年間，交趾國興兵犯邊，占我城池。朝廷為選徵南元帥，在相國寺立擂比武。最後「小八義」的老八賽活猴阮英戰敗播官蓋世雄。皇帝宣「小八義」弟兄上殿，欽封阮英為元帥、南路招討使。尉遲霄、孔生、唐鐵牛、徐文彪、花雲平、時長青都被封為四品都尉。水耗子金貴只有十二歲，被封為候補都尉。眾兄弟謝恩下殿，跟狀元周景龍（當時他還化名叫陳景龍）回到狀元府。當天，有人給阮英及幾位弟兄送來了招討使和都尉的官服，一百多名聽差、道隊，也都到狀元府報到。「小八義」弟兄，異常高興，周景龍擺酒慶賀，慶賀弟兄們蒙受皇恩雨露。但是阮英等人並未對做官有多大的興趣，他關心的是周家的冤案未平，奸臣未除。周景龍說：「當今之計，只待先把徵南兵權攏在手中，弟兄齊心協力，為國為民，打退交趾國的進犯，取得皇上重看之時，再提周家冤案不遲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猴喂！這回你當招討使，我當了都尉了，你管著我了，咱可不能當官壞良心，弟兄們的義氣不能忘。」

阮英說：「三哥，盡請放心，我決不會見官忘義，咱弟兄做官，都是權宜之計，一旦周兄冤案昭雪，你還當你的磨盤山寨主，我還回我的野鱗川，不過現在既已當官兒，也得像個樣，三哥你可別像以前那樣，嘴上沒把門的，胡說八道，大庭廣眾的時候，您要犯了軍紀，我可得處罰！」

唐鐵牛說：「要那樣，你可是猴拉稀——壞腸子啦！」

阮英說：「這句話要在大庭廣眾之上，尤其是在軍營中說，我就得治你的罪。」唐鐵牛說：「好，今後我說話一定得注意點，不亂放炮了！」

「小八義」弟兄們，休整了三天，這天正逢大朝，眾弟兄各自都換上官服，與周景龍一同上殿見君參駕。準備要校場點兵，操演人馬，以御進犯之敵。

當眾弟兄來到殿上，阮英給皇帝施罷朝臣大禮之時，皇上立刻吩咐金瓜武士：「把阮英給我綁起來！」這一來眾弟兄都很震驚，連朝中大臣也莫名其妙。

阮英說：「萬歲，但不知為臣身犯何罪？」

皇上扔到阮英跟前一個紙團：「你自己去看。」

阮英慢慢把這個紙團打開，是一個紙條，上面有幾句話：「阮氏門中武藝高，英雄生來膽氣豪，盜去皇宮無價寶，走遍天下樂逍遙。」橫著冠頂四字是：「阮英盜走。」

阮英說：「萬歲，不知皇宮丟了什麼無價之寶。」

皇上說：「寶藏庫裡，丟了九龍珍珠冠。」

「萬歲，我阮英怎麼能夜入皇宮盜走您的九龍珍珠冠呢？我初受皇封，感恩不盡，哪能做此不義之事？再者說，我就是把您的寶冠盜走，也不能留下我的姓名啊！這分明是有人栽贓陷害。」

周景龍和駙馬呂剛一起跪下，呂剛說：「陛下，聰明不過聖上，睿智不過我主呀，阮英剛封過招討使，即將練兵，出征南下，忽出此盜去王冠之大案，卻又誣指阮招討，莫非是敵之離間之計？聖上不可輕信，莫使親者痛、仇者快，當審慎三思而行。」其實皇上心裡也明白，九龍珍珠冠不一定是阮英給盜走的，但此事與阮英有關。不然為什麼寫他的冠頂詩？

蔡京在旁說話了：「陛下，王冠丟失乃國之大不吉，既然留詩與阮英有關，我想不是阮招討的親人，便是阮招討的仇人，仇耶？親耶？阮招討自可捫心而思之，此事的端倪，還當由阮招討細想。」

徽宗皇帝說：「好，朕今給你三日限期，找回國寶，捉回盜賊。逾期不獲，當以斬罪論之。」

「謝萬歲。」阮英心想，這件事一定是我的仇人所為。敢進皇宮寶藏庫盜寶之人，一定不是等閒之輩。暫且回去再說。阮英下殿之後，駙馬呂剛與周景龍都跟在其後，好言安慰阮英。呂剛說：「聖上以三日為限，到期再求聖上寬限，不要以此為慮。」

阮英說：「我慮者是盜寶賊，身在何處……」

阮英與周景龍回到狀元府之後，眾弟兄都沉默無言，用心思索……接著大伙七嘴八舌地討論起來，徐文彪說：「這個珍珠冠，既然盜走了，我看不能再在東京了。有可能早就拿走了，那是無價之寶啊！」唐鐵牛說：「準是蔡京這老東西找的人，……」大家在議論中，天黑下來了，晚上飯誰也沒吃好，周景龍也沒回後院，陪著弟兄們研究珍珠冠究竟落在哪一方，都在這瞎猜瞎想，沒有準確的目標。阮英說：「這個賊，本領一定很高，皇宮院那麼嚴密，紫禁城那麼高，他能進皇宮寶藏庫，把珍珠冠盜走，比我本事高。」花雲平說：「這個賊，一定有內線聯繫，不然他不敢盲目行動。」

弟兄們喝著茶，嘖嘖喳喳議論著，阮英耳朵最尖，聽到外面，啪的一聲，阮英，撲！把燈就吹了。「外面有人投石問路，說不定是來行刺的。」

阮英一挑簾籠，縱身就先出去了，緊接著哥幾個，時長青、花雲平、徐文彪就全出來了，來到大廳外一看院子裡沒人，噌！噌！哥幾個上了房，四下觀望，房上也沒人。復又跳下來，發現地上有個白紙團。阮英就把紙團揀起來，裡頭是個石頭，外頭是個紙條，來到大廳裡把燈點著，趁燈光阮英一看，上頭就幾個字：「今夜防刺客。」

阮英說：「這一定是武林高手給我們送信來了，告訴我們做好準備，多加小心，有人來攪狀元府啊！」

阮英挑燈籠二番出來，站在院裡望空說：「不知道是哪位武林高手今晚上來給我們送信，我們謝謝了。」說完這句話阮英回來了，這叫人情過節，得謝謝這個沒見面的朋友。

回到大廳，弟兄們又重新坐下了。阮英說：「咱們今天晚上做好準備，狀元你就到裡頭坐著，咱們哥幾位到外面去，埋伏好，真要有刺客來了，咱們把他抓住，也許能問出九龍珍珠冠的下落來。」

阮英、花雲平、時長青、徐文彪、唐鐵牛一起出了大廳，在周圍埋伏下來。天哪，也就二更剛過一點，嗖，由房上跳下一個人來，沒看清他的臉面，從他的身框看，長得不算胖，細高挑，手裡頭拿著一口明光鏗亮的鋼刀，高抬腳、輕落足，直奔狀元的客廳，大廳沒有燈，來到大廳的外頭，離窗戶台附近，他把周圍看了看，沒有一點動靜，手指頭沾唾沫潤破窗檣紙往裡一看，狀元在大廳坐著呢，兩旁呢？有尉遲霄、孔生在那直打盹兒，有點困了。這小子心中暗樂，好！正好下手，他把到交給左手，從鏢囊中就抽出一隻鏢來，這個鏢還沒等往裡打，阮英打旁邊就過來了，一掃堂腿就把這小子打倒在地下。鏢也掉了、刀也掉了。「不許動，動一動我就要你的命！」

長青、雲平一起過來，用繩子把他捆的結結實實：「進去！進去！」這小子翻了翻眼睛，看了看這幫人，心裡直犯合計：怎麼弄的？到這就被抓住了，誰給我透了風啦？到屋裡之後，周景龍一打量著小子癩太陽穴，瘦腮幫子，黃煎煎的一張臉，就好像有病剛好一樣。長的小圓眼睛，薄嘴唇、小尖鼻子、三十來歲、穿青掛皂、站在面前。

周景龍一拍桌子：「來的刺客你叫什麼名字，今天晚上來行刺狀元，真乃膽大包天！」這小子站在那一語不發。「九龍珍珠冠可是你們給盜走的嗎？盜到何處去了？」

這小子一撇嘴，很傲慢的樣子沒吱聲。

「你因何不開口說話？」這小子還是不說話，「拉出去，重責四十大板！」「是！」掌刑的是尉遲霄，這四十板子打的這小子皮開肉綻，鮮血直流，拉回來之後，他還是不說話，阮英突然問了一句：「你是從太師府來的！」這小子目光一閃說：「不是。」

再問，又不說話了。周景龍沒辦法，命令先把他押到後院，找人看守。

阮英說：「我看珍珠冠一事定和他們有關，這小子是牙關咬住就是不說，弟兄們，現在都半夜了，咱們也該休息了，明天還有明天的事。」眾弟兄各去休息，惟有阮英悄悄地走出房來，阮英心想，從剛才我問刺客的那句話，他的表情反應來看，十有八九他是從太師府來，限期三日，我不能耽擱，今夜我去太師府一趟，探看一下動靜，為了穩妥起見，我先自己去，他一跺腳，縱身上房，高房蹦矮房，矮房蹦高房一路上滾脊爬坡，躡房越脊就來到了太師府。

前面正是大廳，大廳的門簾挑起來了，阮英趴在大廳對面的房上腦袋朝下，腳朝上往裡一看，大廳裡頭擺滿了酒席，起碼說有五六張桌子，蔡京在那陪著一個人在上首坐著。這個人四十上下歲年紀，面如藍靛，發似硃砂，穿一身醬紫色的短衣，外罩開氈，背後背著一對護手鉤，連鬚落腮的紅鬍鬚。挨著這個人的旁邊，有一個人，長的特別漂亮，像大姑娘似的。這個人穿著一身粉綾緞的短衣褲，背後背著單刀，出奇的是左耳朵耳垂上掛著一個小金圈，戴著一個金鉗子，嗯？男的女的？怎麼還戴著鉗子？噢，我聽老人說，拿孩子特別嬌，怕小孩養不活，耳朵上就給戴個墜子，這叫墜子墜子，墜住兒子——走不了啦！這小子真漂亮呀！也就在十七、八歲吧，甯問，這是一幫響馬呀！他們身上各帶著兵器，划拳行令，在裡頭正喝酒呢。此時就聽蔡京跟那個藍臉的說：

「蓋世英，這回呀，這口氣算出了，啊，仗著我們這位鑽雲燕子，盜來九龍珍珠冠，真乃奇才也。」

「太師，舍弟之仇不報，愧對亡人，要報此仇一借太師之力，二借眾弟兄之力。太師大恩，蓋某終生難忘。」挨著他那小伙子微微地一笑，說道：「大哥何必客氣，自己弟兄，理應如此。」阮英心想：不用問，他們都是蔡京仗勢仗錢網羅的黨羽，看他們的神態，聽他們的話語，多是些江洋大盜，珍珠冠定是他們所盜無疑，十有八九這珍珠冠就在他們太師府裡。

阮英立刻回到狀元府，跟狀元哥哥周景龍一說，狀元馬上傳令從校軍場調來一千馬步軍隊，急行軍來到太師府，把太師府圍了個水洩不通。

長青、雲平、徐文彪、唐鐵牛、小孩金龜、尉遲霄、孔生這幫人在太師府的周圍埋伏好了，把撓勾、套鎖準備好，如有跳牆逃跑者，好把他們生擒活捉。

阮英帶領軍卒來到太師府的府門，「咚咚咚咚！」一陣急促的敲門之後，聽裡邊有人問話：「誰呀？深更半夜的，來闖太師府？」「開門吧！有急事！」聽裡邊落鎖抽拴大門一開，由裡頭出來的，是在眾家丁簇擁下的太師蔡京，「哎喲，原來是招討使阮元帥呀，因何夤夜到此，不知有何貴幹？」

阮英說：「太師不要故作姿態，請您趕緊把盜珍珠冠的響馬全部獻出來！叫他們服綁！」

「哼哈哈，招討使，你這話說的我莫名其妙，難道說我府裡有響馬麼？你找不到珍珠冠，竟然賴到老夫身上來了，豈有此理？」

阮英說：「我不跟你多囉嗦，來呀！搜！」

阮英帶領軍卒連弟兄們一起就闖進了太師府。阮英吩咐：「先把大廳團團圍住！」「嘩——」把大廳給包圍了。阮英從背後抽出柳葉劈風刀，長青、雲平也把單刀都提在手中，尉遲霄、孔生、唐鐵牛、徐文彪各拿兵器，堵住了大廳的門。「響馬，出來，趕緊出來服綁！」吵吵半天，裡頭沒有人說話。蔡京在旁一陣冷笑：「嘿！……招討使，這大廳又不是老虎，你何必大驚小怪的？衝著大廳吵嚷什麼，我進去把燈給你們點上。」蔡京來到大廳，命人點燃蠟燭，一挑簾籠：「阮元帥，裡邊請吧！」

阮英往大廳一看，愣了，四壁皆空，沒人！大廳打掃得乾乾淨淨，只留下一點殘存的酒香。弟兄們全進來了，此時蔡京把阮英的手腕子抓住了：「招討使，你誣陷太師，該當何罪，我同你去面君。」

阮英說：「你先別著急，有官司打。皇上給我三天期限，找不著珍珠冠，交上人頭，還怕什麼打罪！兩廂分開！搜！」阮英這一吩咐，軍卒們和弟兄們在府中各個方面全搜到了，沒有發現一個響馬，這真使阮英大吃一驚，他怎麼跑得這麼快呀？我回去馬上調兵，我感覺一點沒驚動他們，他們發現我了嗎？蔡京這回有說的了：

「姓阮的，你一無所獲，還有何話說，你敢跑到我的太師府來胡亂攪鬧，真是膽大妄為，咱們上殿見駕！」阮英一看，只好如此了：「好，走！」

蔡京坐著轎，阮英騎著馬，來到午朝門。阮英下了馬，看一眼蔡京，老蔡京此時氣得直咬牙瞪眼，衝著阮英直哼哼，等到五更三點，皇上升了金殿，滿朝文武，俱都來朝。

蔡京說：「吾皇萬萬歲，給老臣作主哇。招討使阮英他無處尋找珍珠冠，竟然跟老臣為仇作對，半夜三更，跑到我的太師府，吵得我全家不安，雞犬不寧，還誣陷為臣藏匿響馬。」

「阮英，你為什麼找珍珠冠跑到太師府中？有何憑據誣告當朝太師。」

「萬歲，我現在沒有什麼說的，太師府裡頭，不單說一個響馬，有好幾十個響馬，珍珠冠就在太師府中，臣如沒有根據，借給我個膽子，我也不敢誣告太師，我也不敢隨便搜府。只是我阮英行動不慎，驚動了他們，才落了個沒抓住狐狸一身騷，事到如今，只有聽陛下定奪。不過，萬歲聖明，臣可是三日期限還未到。」

沒等皇上說話，呂剛跟周景龍一同出班跪倒：

「萬歲，您金口玉言，已許下阮英三天期限，如今這才一天，還有兩天日子，當期滿之後再定功罪，萬望萬歲，寬恩待之。」

這時候，右班丞相杜炳文、鎮京副元帥張毅，也都出班跪倒，一起給阮英講情：「請萬歲高抬龍腕，容他期滿，或許能把響馬捉獲，歸回國寶。」皇上一見群臣如此，只好點了點頭，說：「好，阮英，近日之罪暫不評說，候期限一滿，再論是非，但不准你再跑到太師府攪鬧，下殿去吧！」蔡京在旁邊氣得直翻眼皮：「姓阮的，便宜了你，兩天之後再說。」

周景龍跟著阮英又回到狀元府，吃完了晚飯，掌燈時候，大傢伙是唉聲歎氣，在一塊犯愁。「唉，你說這響馬轉移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」

「咱們現在呀，要想抓住響馬，不大容易，另外這日期有限，還有兩天啦，太短啦，不容工夫了。」

長青、雲平說：「狀元，要不然我們今天晚上替阮英夜探太師府。」周景龍搖了搖頭：「不行，昨天已是打草驚蛇，今天去也無用。」

尉遲霄、孔生說：「抓住的那個小子也挺刺皮，怎麼挨這個兔崽子他也不說一句話，誰也不知道他是個幹什麼的。」周景龍說：「先放了他，慢慢再說吧。」

阮英哪！在旁邊閉著眼睛，半天不說話。

唐鐵牛說：「壞啦！猴打鷄兒——爬不了桿兒啦！兄弟，千萬別上火！」

阮英說：「眾位哥哥你們放心吧，我能想得開，不會上火，頂多不就是把腦袋交給皇上麼，現在看還不那麼容易。你們坐著，我到後邊歇會兒去。」阮英出了大廳，來到自己的房間，他能睡得著嗎，能歇得住嗎？躺下又起來，起來又躺下，「不行，我得走，我還得上太師府，我別驚動弟兄們，別叫大伙為我一個人操心，我自己去。」阮英有個擰勁，他渾身上下紮束停當之後，出了房門，蹣跚上房，阮英又來到太師府。

今天可比昨天早一點兒，阮英趴到了東房上，沒趴到南房，怕他們發現，因為大廳是坐北衝南的，還是腳朝上，腦瓜兒朝下，斜著望大廳裡觀看。大廳門簾子一會兒被風颳起來了一會兒又垂下來。裡邊又是笑語喧嘩，說什麼的都有。「太師，這回您有了珍珠冠了，等過幾天再把皇上的赭黃袍偷出來，那您就齊了，到那個時候，您可以立國號，面南背北，登極坐殿了。」「眾位英雄，言語謹慎，不可亂說，小心被人聽著。」「嘻！有昨天那一水，今天他們誰也不敢來啦！」又一陣小聲說話，忽又聽到蔡京的笑聲：「啊，哈哈……」老小子樂了。

又有一个人說話：「陳大哥，你是東京汴梁的坐地炮啊，能不能夠給他們狀元府露兩手。省得他們老找咱們驚扭。」

「咳，兄弟們，就在這一半天之內，我就給狀元府這幫小子來個眼罩戴戴，讓他們知道鍋是鐵打的，怎麼樣，哈哈……」

這幾個小子是七言八語，談笑喧嘩。阮英心想，這回可得仔細觀察，不能妄動。阮英正在這合計呢，「啪——」從身後打來一個小石頭子兒，正打在阮英的後背，不怎麼太痛，「啪——」從後背滾落到瓦壘上。嗯——阮英一回頭，發現在另一個房上有一个人，模樣看不清，只看見一個黑影。這個人看看阮英，馬上就離開了那個房子，往東邊下去了。阮英心裡合計：這人是不是太師府的？真是太師府的，這是賣一手兒，跟我挑釁呢，但他為什麼不聲張呢，也許不是太師府的。跟著他看個究竟。阮英由打房上鯉魚打挺站起來，「滋滋滋——」跟著那黑影走了一段路，由房上跳下之後，前邊是個大衙門，進了衙門，這個黑影還在頭前。眼瞧他要出了衙門口了。這個人站住。阮英來到他的跟前，兩個人離著也有一丈多遠了，這才看清面前站著的是一個老頭兒，胸前一部花白的鬚鬚。阮英這個氣呀，甭問，這是蔡京花錢僱來護院子的，在房上巡風，我給你點厲害，阮英背後把單刀抽出來，「刷——」奔老頭就是一刀，老頭一閃身，一刀剝空，「刷刷刷」阮英一連三刀，這老頭把三刀全躲過去了，阮英剛要刺第四刀，就看那老頭一抬腿，「啪——」這一腳正踹到阮英的大膀上，「騰騰——撲通——」把阮英踹出去有四、五丈遠去，「嗆啷——」刀也扔了，老頭沒動彈，「起來，把刀揀起來。」「嗯——」阮英把刀揀起來，由打地下站起身，這才注意仔細看看這個老頭兒，這老頭子中等個，頭上戴鴨尾巾，身上穿一身土黃布的褲褂，腰裡係著大帶，肋下掛著鏢囊，背後背著刀，兩腳穿著一雙薄底靴子。細看臉上皺紋堆疊，鬚鬚花白，看年紀約有六十上下，但是氣度不凡，精神百倍。阮英上下打量完了，心想，哎呀，這一定是武林高手。這人腿上下功夫可真不簡單，真快呀！我這三刀剝完，第四刀沒看清怎麼回事，他就把我踢開了，我滿劣為這條命交代了，可這老頭子原地沒動。

阮英把單刀插在背後，雙手一抱腕：「老人家，請問您是哪一位？」

「這一腳才踢出一句話來，我先問問你吧，你是梁山後代嗎？你是趙華陽的徒弟嗎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我看你不配。你就這麼闖蕩江湖嗎？我打你一石子兒，你得明白，我並沒有惡意，我是把你引離開太師府，不是想害你。一見面，二話沒說，舉刀就刺，你得問問怎麼回事呀，你就這麼給梁山闖門面嗎？什麼除暴安良、行俠仗義，你就這麼做的事嗎？」阮英呢，小眼睛眨巴眨巴什麼話也沒了。

「算了，你呀，走你的吧，我不殺你，你也別問我了。」

「老人家，您大人別把小人怪，宰相肚裡海量寬，我年輕，錯把您當成護院的了。剛才多有冒犯，還請原諒，您是哪位老前輩？」

「唉，冤家，你不是阮英嘛！你辦滿月那天，在我胳膊上拉過青屎呀，你還記得嗎？」

阮英說：「那——那我還能記得嗎？老人家，您快說您是哪一位。」

「你爹爹阮洪方，你師父趙華陽，我跟他們都有交情，按理說，你得管我叫叔叔啊！江湖上抬愛，稱我為千里風雲俠，我叫雷鳴，雷震宇，外人賀個小號叫金剛腿。」

「叔叔，我聽我師父跟我說過，怎麼也沒想到在這兒能跟您相逢見面。叔叔，我給你磕頭了。」阮英趕緊下拜。

「起來吧，挑出理來不是理兒呀！剛才叔叔也激動了，上了幾歲年紀，對不對的，別往心裡頭去啊！」

「叔叔，自己人有什麼說的，您今天晚上怎麼到太師府來了呢？」

「孩子，你昨天搜太師府來了吧？」

「叔叔，是阿，我沒有搜著響馬，他們全跑了，不知道轉移到什麼地方去了。」

「轉移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孩子，這幫響馬就在太師府，根本就沒有離開那所大廳。」

「叔叔，那我怎麼沒搜著呢？」

「太師府大廳哪，底下有個地下室，桌子底下有幾塊方磚是活的，搬開之後，那時個地穴口，這幫響馬就到那裡頭去了。你要是圍困大廳那會兒，把這個桌子搬開，把地穴打開，這幫響馬是一個也跑不了。」

「叔叔，我怎麼昨天沒碰上您呢？」

「要不然今天你也碰不上我，我是找你哥哥雷霆來了。我這個冤家他比你大，過去他聽我的話，現在，我也老了，兒大不由爺，他學壞了。最近，他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經常來往，我管他管得緊，這個冤家他背著我，離開了家中，這些日子，他也不回家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，我怕他做壞事，我到處找他，所以，太師府這些事，我早已經打探明白。昨天晚上，他們派去行刺的人叫野狸子——劉平，事先有人扔那個紙條，那就是我給你們送的信。」

「噢，那麼這幫響馬他們怎麼能夠知道我們能搜太師府呢？」

「孩子，你太幼稚了。他們派去一個行刺的，沒回去，有沒有感覺嗎？怕出意外，所以他們搶前行動，先躲起來了。」

「叔叔，這麼說，這幫響馬肯定在太師府大廳地下室裡？」

老爺子說：「沒錯。」

「叔叔，您先跟我到狀元府去一趟如何？」

「我不去了，我還得找我那個冤家去。等我把他找到之後，我領著他到狀元府去見見你們那些弟兄。今後呢，你們好多親近，我老了，不是有這麼個不肖之子，我早就隱遁了。」

「叔叔，薑是老的辣，溝壑白子長啊！衝您踹我那一腿，您一點沒老。」

「咳，人老了，力不從心哪！孩子，回去吧。你自己可不要再回太師府，不能打草驚蛇。」

「叔叔，我謝謝您了，我現在時間緊迫，不能很好的向您請教了，我走了。」

阮英回到狀元府，大伙正著急呢。因為他們發現阮英沒了，正這工夫阮英回來了。「弟兄們，我回來了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兄弟呀，你又上哪去了？」阮英把自己怎麼碰見叔叔千里風雲俠雷鳴雷震宇的事情講了一遍。阮英說：「這回呀，咱們可得穩當住了，可不能再莽撞。」說到這裡他湊到周景龍耳朵旁嘀咕了幾句，周景龍點頭說好，唐鐵牛一旁直嘟囔：「好話不背人，背人沒好話。」

說話天亮了，周景龍跟阮英一起來八寶金鑾殿殿上，皇帝早朝，群臣伴駕，道道本章，件件國事，料理完了之後，皇帝說：「有本早奏，無本朕要退殿了。」這時候阮英出班：「萬歲，臣有本章奏上。」「講！」「我本參皇親國戚蔡京，他府裡頭隱藏響馬。」皇上心想，阮英受了病了，他跟蔡京太師乾上了，怎麼又來這事兒啦！「阮英，你怎麼再三再四跟太師為仇作對呢？頭一次已經搜過，攪亂一番，太師豁達，原諒了你，你因何又說太師府藏有響馬呀？」

「萬歲，臣沒有依據絕不敢隨便地講出這個話來，這幫響馬就在太師府的大廳裡窩藏，今天，臣只求聖上給為臣降旨一道，再搜太師府，這回我要是找不著珍珠冠，抓不住響馬，回到金鑾殿上，我願交出項上人頭！」

「好吧，既如此說，朕就給你一道聖旨，讓你再搜太師府，要是搜不出來，定斬不赦。」

「遵旨。」

蔡京在旁邊說：「阮招討，可莫要後悔。」

阮英說：「到貴府搜完之後，恐怕太師就要後悔了。」

阮英下殿，帶領一千多精兵，又把太師府團團圍住。蔡京跟著回來了，這會兒他臉上有點變顏變色，阮英心想：這回呀，一個

也跑不了。「小八義」哥幾個直接就奔大廳。「把大廳給圍了！」「啪！」把門簾就給扯下來了，阮英說：「蔡太師，你說你府裡沒有響馬？」蔡京說：「有，我等著你找出來看。」

「響馬就在地下室。」

「哼哼，地下室，什麼叫地下室呀？」

阮英說：「你還別給我來這套，來呀，把桌子搬開！」

軍卒馬上把桌子搬開，底下那幾塊方磚真是活的。每天掃地呀，這個浮土浮在上頭，那個磚縫要仔細看，知道是活土，要是不仔細看，就是地，還真看不出來。阮英一看，是活土，趕緊把幾塊方磚全挪開，底下是一塊板子，板子上有個鐵環，裡頭有個槽，要不然，磚地就不平啦！阮英一伸手，抓住這鐵環，「嘩楞——」把這板子就提起來了。「噌——」往外邊就一躲，怕裡邊打袖箭打鏢什麼的。「響馬出來！」裡邊是黑咕隆咚，什麼也看不清。

蔡京說：「你嚷什麼？」

「蔡太師，請問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這是我的地下暗室，裡頭放的是珠玉寶器。」

「蔡太師，恐怕不是珠寶庫，而是響馬窩。」

「不信你可以下去觀看。」

「那就請太師帶路。」